

文學通識課教學與教材的研發

——以「武俠文學概論」一科為例**

陳韻琦*

台灣國立聯合大學

一、前言

在華人地區各大學的課程規劃中，不論任何科系，通識課程素來均為必備的學習基礎，通識課為「非主修科」學生提供了多元化的學習機會，是學生在學習中提升各領域理解能力的關鍵。

筆者曾參閱華人地區各大學網站所刊登的課程表，據粗略統計，在文學類的通識科目中，教學內容以「古典文學」較為普遍。進一步詳細比較教材，亦可發現上課的篇目幾乎皆見於《古文觀止》、《詩經》、《左傳》、詩、詞、曲、小說等。在通識課力求兼顧專業性與普及性的定位而言，選擇這些篇目為教材的確能夠達到協助學生培養良好閱讀習慣的預期。但是否能將課程內容中的主題、背景等規劃得更

* 台灣國立聯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 本文是筆者在「大學本國語文（大一國文）課程定位、定性學術研討會」（2007年4月27日，台灣國立聯合大學）上發表的文章基礎上補充、擴展與修訂完成。

為集中且細部？或是顧及到學生興趣和華文文學¹學習趨勢等因素來訂定學生有意願修習的課程，令那些非文學科系的學生亦有機會接觸更專精化的學習？這些問題是本論文即將努力論述的主軸。

長期以來，金庸、古龍等知名武俠小說作家及其著作深受華人世界歡迎，並形成了一種熱烈的討論氛圍。然而，綜觀目前華人地區各大學所開設的通識科目（以2002年至今所公告的課程表為主），卻甚少以「武俠」主題作為授課重點，即或有，亦如鳳毛麟角，²僅在個別以「通俗文學」為主題的科目中，或會部分觸及「武俠文學」。其他大學雖亦有相關課程，但教學時間不定，有時間隔一學期或一學年才開一次課，且授課對象較局限於文學專業科系學生。因此，至目前為止，在浩瀚的文學通識科目中，「武俠文學」仍非各大學所普遍規劃的通識課程內容。筆者開設「武俠文學概論」恰是有感於這種現狀，這門屬通識科目的課，教學對象以非文學科系學生佔大多數。

本論文將圍繞筆者在台灣國立聯合大學開設的通識科目——「武俠文學概論」——所積累的授課經驗，爬梳該科目的個案教學與教材研發，分享筆者教學中的實踐要領、方法與研究，總結本科目在教學上能持續進行的教學方針等，作為日後在課程設計的定位上可資借鑒的教學模式，並為催生更理想的華文通識新科目奠定參考準則。期待在教學相長的研討、指導及觀摩下，能激發更具創意的思考，進而使學生培植良好的華文學習及閱讀能力，同時也藉本文與同儕分享和交流相關的教學經驗。

1 參考華文的相關書籍與資料，筆者認為可以對「華文文學」作如下定義：華文文學，指的是包括台灣、香港、中國等國家使用漢語寫作的文學，它源自於文學的審美價值，因而形成一個文化共同體，使用同一種語言，擁有共同的作者群、讀者群、媒介、共同的文化價值觀念，從而各自表現出華文文學的不同側面與特色。從上述意義而言，筆者認為，舉凡華人地區的著作，或是運用華文所書寫的著作，均可稱為「華文文學」。

2 值得稱道的是，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林保淳教授推廣武俠文學向來不遺餘力，他曾設計過多門武俠文學科目。

二、「武俠文學概論」的教學設計

(一) 開課初衷

武俠小說之所以能在華人地區風靡不衰，在於華人地區為高度商業化的社會。³而追求最大的商品利潤，是商業社會的基本特徵，無論是物質商品或精神文化商品的生產，無一不受此基本規律制約。武俠小說因具備較強的通俗性與趣味性，讀者覆蓋面廣、市場需求量大、商品利潤高，因而容易受到市場青睞。在商業社會中，民眾的閱讀習慣與趣味以輕鬆愉悅為主，武俠小說在滿足讀者的此種消費需求上，具有得天獨厚的背景。華人地區的社會大體上均具備上述這種社會特徵。此外，就文學性而言，武俠小說作家能在繼承傳統武俠小說的特質基礎上求新求變，與當代社會思潮緊密聯繫，適應現代人多層次、多角度的審美需求，故武俠小說能保持長久的藝術魅力。⁴

然而，談及武俠小說的作家，廣大讀者能夠朗朗上口的，不外乎金庸、古龍、梁羽生等名家，讀者對其他作家的了解恐怕少之又少。許多人認定「武俠作家以金庸為尊」，卻不免有失偏頗，因為這間接地否定了其他武俠作家的成就。事實上，除了上述知名武俠文學作家外，其他的武俠文學作家與著作實多如過江之鯽。

上世紀四十年代出現了「北派五大家」：還珠樓主、鄭證因、王

3 華人地區的置入性行銷與商業手段，較之其他國家，如美國、日本等，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可從書店暢銷書排行榜佔據、暢銷型歌手的歌曲傳遍大街小巷等現象以見。但是，我們不得不思考，這些所謂「暢銷書」、「流行書」的可讀性究竟有多強，是否有高深的研究價值？流行歌曲今日登上排行榜第一名，他日是否會變成昨日黃花？

4 據金庸武俠小說新修版帶給我們的思考，以及林保淳、葉洪生合編的《台灣武俠小說發展史》帶來的啟發，筆者認為，若武俠著作既保有極高的娛樂性成分，同時又追求普世性價值和普遍意義，這除了要求作者必須具備豐富的文化素養外，更要對歷史有整體的把握能力。武俠小說的方向，乃取決於作者的創作態度與創新，以及對文化境界的注重，這些層面金庸已經發揮得極佳，我們更期待武俠作家將步履擴大，讓讀者能見到真正與現實相結合的武俠文學著作問世。

度廬、白羽和朱貞木，他們對武俠小說的發展可謂影響甚鉅。1949年國民政府到台灣，由於某些政治原因，導致了武俠小說被視為禁書，理由是「武俠小說有封建思想的毒素」，此時期台灣的武俠小說（包括金庸著作）趨於沉寂，發展陷入困境。⁵其後，古龍開始寫作武俠小說，關於他在武俠小說寫作史的地位，葉洪生與林保淳教授曾以「新派武俠革命家」的字眼來描述。⁶此外，溫瑞安在武俠退潮期，以「超新派／現代派」手法顛覆武俠文體形式，亦是別具一格。⁷

此外，從金庸小說盛況空前、數十年熱度不減的情形來看，我們不禁要正視一個問題：武俠小說的發展，是否僅能依附於金庸的熱潮，武俠小說的模式是否只以金庸為正宗？日本的武士道為「俠」立下典範，美國的西部牛仔具「俠」的典型，但台灣廖添丁、西螺七崁的故事雖與民間傳統結合，卻似乎尚未能樹立確切的武俠定位。

不過，《金庸著作集（世紀新修版）》⁸中，金庸也開始加入新時代的思維。作家何妨依此樣式，將現代思想與其特別之處，轉換為屬於華人地區的「現代」武俠面貌。目前，華人地區的武俠著作仍舊以中國的歷史和背景為主，接下來的武俠創作，作家是否可思索這樣一些可能性：將小說的歷史背景轉換為各個國家的場景，角色則是該國家的人物形象。另外，在講究效率的社會，不妨嘗試寫作武俠短篇，可免除讀者需要花大量時間閱讀長篇著作的苦惱。

開設此科目的另一目的是保護華文文學。知名學者葉洪生提到，他五十年來「浪跡江湖」，挑燈看劍不下上千部，又有幸結識古龍、

5 林保淳、葉洪生：《台灣武俠小說發展史》（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頁368-377。

6 同上注，頁211-212。

7 同上注，頁448-449。

8 金庸：《金庸作品集（世紀新修版）》（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2006年）。

司馬翎、臥龍生、諸葛青雲、柳殘陽等武俠文學名家，見證了武俠小說創作由初期、成長、茁壯以迄式微、沒落的整個興衰歷程。筆者認為，我們應重新審視武俠文學，否則武俠文學的發展過程，恐將被世人忽略，這將是武俠研究的一大遺憾。⁹

有鑒於此，為了不讓學生對武俠文學的印象僅駐足於知名作家，筆者期待藉由「武俠文學概論」科目，引領他們閱讀更多的華文武俠文學著作。基於這種考慮，再考察目前華人地區各大學文學通識課的開課情形，令筆者堅信「武俠文學概論」是一門值得教的科目，它能引領喜愛武俠小說的同學衍發學習熱誠，使得學生能真正以「興趣」作為學習的主要動機，接近文學通識課，而非以「成績高低」作為選課的最大考量。從內容中，我們可窺見華人地區武俠小說的發展流程、流通情況，以及不同時期的生活景況，絕對與我們生長的环境息息相關。此外，在方法上，筆者亦向學生提出問題，敦促學生主動思考、自行尋求答案，而非全然由教師作答。

（二）教學目標

「教學目標」，意指預期學生經過某一教學單元的學習後，可能達致的學習效果與行為改變。

本科目名為「概論」，容易令人聯想到授課內容只能帶給學生「粗淺的覺知」(knowing)，難以「全部體悟」(appreciate)。然而，正因教學的主題鎖定在「武俠」的廣大範圍中，所以本科目不難展現出通識教育的「廣博」精神。特別是修習本科目的學生，其專業背景多來自非人文科系，如理工科系，因此本科目的教學重視學生在課堂

9 以上二段參考林保淳、葉洪生：《台灣武俠小說發展史》，頁xxx1-xxxv。

上與文學接觸的機會，令他們在對武俠文學有具體認知的同時，也能培養一定水準的文學欣賞能力。透過認知和閱讀的歷程，使人文精神在學生生活中衍生實際的影響力。「武俠文學概論」一科的重點教學目標有二：一為文學教育，二為人文精神教育，其細目如下：

1. 文學教育

文學教育方面，本科目試圖令學生認識華人地區武俠文學的流變與歷史淵源；藉閱讀武俠著作，提升學生文學欣賞能力；藉作業的書寫與思考，培養學生文學寫作能力；涵養學生的文學氣質，以完成「感性美」的人生。

2. 人文精神教育

據吳自甦在《人文思想與人文教育》中所述，人文精神¹⁰是文藝復興時期主流社會思潮的核心。筆者認為，人文思想，顧名思義，乃以「人」為本、以「人」為中心的思想，這種思想注重人類生活情趣與人格的自由發展，尊重每個人的思想，讓思想多元化而不是單一化。

以二十一世紀而論，優秀武俠小說的表現形式有武俠遊戲和武俠電影，這是網路時代年輕人閱讀武俠的重要方式，這些方式的優勢在於，可以讓文化突破語言的障礙，向全世界行銷。例如，古龍的武俠小說具有懸疑、簡潔、名句等諸多特色，十分適合於電影、電視多媒體的製作。武俠著作，亦必須具有社會意義和普世價值，透過各種表達手法，傳遞人間最珍貴的「俠義精神」。有鑒於此，本科目從「人

10 「人文主義」、「人文精神」、「人文思想」三者在意義上無太大區別。中文大辭典指出，「人文」源於英文的“humanism”（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這個單詞根據不同語境的需要，可被翻譯為「人文」、「人本」或「人道主義」。故「人文」泛指人類社會的各種文化現象。「人文精神」，即主張以人為本，重視人的價值、尊重人的尊嚴、權利與思想觀念、關懷人的現實生活、追求人的自由和平等以及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

文精神」的觀點切入教學主題，希望提倡現代的「俠的精神」。已辭世的台灣企業家與明日工作室創辦人溫世仁先生曾言：

世界上只有一種人，就是需要關心的人。……我始終相信，武俠是全世界華人共同的語言，值得發揚光大。¹¹

這世界，何嘗不是一個需要關心的世界！這也就是武俠文化所秉持的「俠義精神」。

本「武俠文學概論」的學習，期待自「概觀而論」中對生活產生啟發，令學生認識華人地區武俠文學代表作家與特質，如忠孝節義；訓練學生邏輯思辨的能力；涵養學生的品格修養，以完成理智美的人生；以金庸等知名武俠作家作為討論的開端，藉以鼓勵學生學習了解時事，培養敏銳度；認識金庸以外的武俠作家，擴展學習的廣度與深度，令學生在日後的學習中能有更為清晰的認知與態度，其學習不僅限於某一特定或「知名」的範圍。

（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教學內容與教材安排

「教學內容」包括單元主題所要教學的概念、理論、方法、價值與態度。內容的選擇必定要配合教學目標，並搭配適當的教學活動來實施。教科書與補充資料，均要在特定單元下發展或應用，儘量避免無關或過於深奧的學理，因為這樣會降低學生的學習興趣。

教師應根據教學進度，在教學內容上作選擇，並非所有課程內容皆要一字一句講授。最好嘗試舉生活中的例子作為輔助教材，使教學生活化。為了使課程內容更為活潑，必須藉助生活經驗的累積，以豐

11 「第四屆溫世仁武俠小說百萬大賞」網站，〈<http://blog.pixnet.net/rss/rss20/wuxiatomor>〉，瀏覽日期：2008年2月7日。

富教學內容。教師本身的經驗，令理論面與實務面相結合，更能發揮教學成效。

1. 主要教學內容及其組織方式

本「武俠文學概論」科目，主要觀照的是華人地區武俠小說的創作概況，以及其「與時推移，應物變化」的歷史發展過程。在內容架構上，標誌武俠演進時期所呈現的主體精神面貌，涵蓋的時間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起，迄公元2000年止。

本門課以華人地區武俠小說發展的萌芽期與興盛期為論述重心，鉅細靡遺地描述武俠小說發展的最初約二十年間，作家寫作、出版商出版，以及讀者閱讀武俠小說三方面的繁榮景況。同時，亦有概述在退潮期華人地區的武俠創作所面臨的困境，例如：外在環境——市場的萎縮，內在環境——作家的才思枯竭；以及在衰微期，出版商與創作者企圖尋找「武俠再發展」的瓶頸，兼論及現今武俠寫作與研究現況。

在選取內容方面，筆者跨越時代的限制，挑選十三位重要武俠作家及其著作，作為重點論述對象，且進一步考察在武俠小說發展期內，每位作家承先啟後的過程與成就，這十三位重要的武俠作家是：郎紅浣、臥龍生、司馬翎、諸葛青雲、梁羽生、古龍、雲中岳、柳殘陽、陸魚（台灣籍）、秦紅（台灣籍）、金庸、黃易（香港籍）和溫瑞安（馬來西亞籍）。

在上述作家中，以郎紅浣為台灣武俠創作的先行者，他曾首開職業作家著作在報刊連載之風；¹²臥龍生、司馬翎、諸葛青雲、古龍四家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並駕齊驅，各領風騷；古龍、陸魚、秦紅三位對

12 林保淳、葉洪生：《台灣武俠小說發展史》，頁49。

「新派武俠」有突破性建樹；雲中岳、柳殘陽則取其不同的「江湖寫實派」風格，尤以前者援史敘事、重現古代典章制度及風俗民情，值得推崇。

本科目既名為「概論」，故在上述的作者及其著作中挑選出最精華的內容作全面性的概述，雖不會遺漏重點部分，但在細節上則難於深入。

在科目內容的組織上，一門科目由許多單元組成，教學單元指教學的一個完整單位，提供給學生對某一特定主題的完整學習。上課時間則視乎單元大小與性質而定，比如本「武俠文學概論」中有的單元需要2小時授課，有些單元則需4小時方能完成。

「武俠文學概論」以「文學」為經，「歷史」為緯，由武俠發展期的延續與變化，讓學生了解華人地區武俠文學發展的脈絡，以及社會思潮的演變對作家寫作型態的影響（見附錄I）。講授過程中嘗試突破時空限制，在課程中反映作者當時的社會狀態與人心動向，進而使學生產生情感上的共鳴。與此同時，欣賞武俠著作的片段內容，讓學生深入著作的內層、剖析著作的豐富內涵、勾勒出作家所處的時代背景、引領學生走入作者的創作心靈、傾聽作家要傳達的心聲、並和作者作精神上的溝通，從而深切體會作者的心境，進而思索自我與周遭環境的整體。

2. 教學資源

「教學資源」，指教材的研發，或稱「教案」，以及一切對學習有幫助的人、事、物，並可區分為主要教材、補充資料和參考資料。

編寫教材，首先必須選定所要設計的單元主題，選定後即以主題為中心，將教學內容分析與梳理，設計整個教學活動流程，並將整個教學單元的要素、教學目標、教材、教學方式、教學內容、

學習評鑑，以及教學資源組織成具連續性、系統性、內容性的教學單元。¹³

(1) 教材編選原則

i. 興趣原則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只要能提升學生上課的專注力，即使過程繁瑣，亦樂此不疲。「武俠文學概論」的目標之一，雖為引領學生認識更多華人地區的武俠作家，然而知名作家如金庸、古龍等，仍為不可或缺的講課重點。在教材的編纂中，亦可適時舉例這些作家與著作，有助於提高學生的注意力。

ii. 價值原則

「教育價值」為教學的終極意義，「武俠文學概論」講解武俠發展的興盛與衰落，如同引領學生閱讀一部文學發展史。既可令學生了解武俠文學何以發展成功，而分析武俠衰落的原因時，亦可通過對前因後果的分析，告知學生如何引以為鑒，轉化作為人處世的智慧。

iii. 吸收原則

既然為「廣達」的通識課，且考量到教學的時程僅一學期，以及課堂上主要探討武俠小說的發展與特質，故教材以「通材」為主。為免給學生造成過多負荷，儘量不講授過於艱深和專業的知識，如武俠小說寫作，並盡可能將教材濃縮成菁華內容，精簡卻把握重點，避免內容過於冗長。

13 《台灣教育部九年一貫「國語文領域」研習手冊》，〈teach.eje.edu.tw/9CC/textbook%20source/0725teach/study/language/02.DOC〉，瀏覽日期：2008年4月18日。

iv. 類化原則

「類化」亦稱為「統覺」，意即「溫故知新」——舊有學習的知識為學習新知識的基礎。「武俠文學概論」選材以「年代佐以主題」的方式進行。以學生的學習經驗為主，採用學生有機會接觸且耳熟能詳的題材，例如「媒體」中的漫畫、網路等，令學生不至於索然無味，而是備感親切。

(2) 教材呈現方式

i. 書面資料

「武俠文學概論」的教材研發主要以自編講義為主，搜羅與課程相關的書籍，整理資料，不分作家與國籍，這可表現出容納各方不同看法的宏觀，並體現其價值。在課程中適時加入教師意見，將內容調整為學生普遍能了解的程度。

因教材需顧及到授課對象專業領域的不同，以呈現其普及性，因此內容的選擇有明確的原則可循，就是去蕪存菁、摒棄艱澀的專業術語，避免學生遇及挫敗而放棄學習。

就體例而言，每一課教材除作家、著作外，還增加了「賞析」和「問題與討論」兩項。其中「賞析」是授課教師為學生提供的學習參考，「問題與討論」不僅有提示學習重點的作用，亦可作為學生課後討論或撰寫心得的依據。

此外，為彌補因授課時數不足，以致教授篇目減少的衝擊，在授課進度中安排了「附錄」，包括「授課單元」與「教學參考單元」兩種，前者為教師於課堂講授，後者為學生自行研讀，希望藉此能增加同學學習的收穫。

教師針對每一單元所提出的內容，找出相關的重要期刊、電子資源、剪報，甚至新聞時事，為學生找尋合適的教材。所謂「站在巨人

的肩膀上看世界」，就是善於運用文獻、掌握時事脈動，讓師生共同吸取新訊息。

補充資料與參考書，主要以課程延伸為主軸。這裏要強調的是，有些資料表面似與課程無直接關聯，卻對學生了解課程與獲得課外知識具有正面影響。例如，「武俠文學概論」提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因為寫作武俠小說的稿酬豐厚，以及民眾日常生活除了收聽電台、閱讀報紙外，娛樂選擇有限，故武俠小說的創作與閱讀風氣盛行，¹⁴這些內容都可參考相關的歷史書籍，由此理解當時華人地區的整體社會環境與背景如何激盪出武俠作家的創作，並如何影響後來的作家，這些均為值得關注的課題。

舉例而論，台灣武俠作家多數來自中國內地，但多數少年離鄉，或隨軍旅來去各地，對中國內地未必熟悉。故一些作家寫到中國內地的場景時，或想像，或抄錄古籍記載。不過，武俠作家雲中岳並非對歷史照單全收，在《八荒龍蛇》中，作家對柴家父子面對蠻橫無理的官差有以下幾句描寫：

這一帶的地理環境，《隋書·地理志》說：瘠多沃少。這一帶的風俗，《寰宇記》上說：剛強，多豪傑，矜功名。《晉問》上說：有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今善讓。「讓」，當然包括有忍讓之意。平民百姓如不忍讓，少不了大禍臨頭。¹⁵

雲中岳雖引述古籍，但將柴家父子的個性及當地環境、民風表現出來。引涉到地理，他無不一一核實，節錄舉例如下：

14 林保淳、葉洪生：《台灣武俠小說發展史》，頁161。

15 雲中岳：《八荒龍蛇》（台北：四維出版社，1968年），第一章。

老道說此至崑崙相去非遠，確是實情，就地理學言，崑崙西起烏斯藏北境帕米爾高原，下行分為三支，左為阿爾金山，東行入甘肅稱祈連，這就是玄門弟子所指的崑崙山。中為巴顏喀喇山，也就是黃河源。右為唐古拉山，山勢東南行。……

真正的崑崙山，該是指巴顏喀喇山。

首見於歷史記載的是《爾雅》一書，寫著：「三成為崑崙邱。」更古些是《尚書·禹貢》，寫著：「織皮崑崙析支渠搜。」織皮，指西戎之民，意為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三成為崑崙邱，指崑崙山有三重。

清朝的大考證家閻若璩，寫了一本書叫《書經地理今釋》，他寫道：「山在今西番界。有三山，一名阿克坦齊欽，一名巴爾布哈，一名巴顏喀喇，總名枯爾坤，譯言崑崙也。在積石之西，河源所出。」……

玄門弟子的崑崙，是根據《漢書·地理志》而來的，該書說金城郡（今蘭州）臨羌（西寧）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有弱水崑崙山洞。

有些玄門弟子自稱崑崙弟子，意指是神仙的門人，並沒有甚麼崑崙派，他們連崑崙在何處也一無所知。¹⁶

雲中岳引經據典並以神話、玄學旁證，說明崑崙派起源，「事事引證」成為他武俠小說「實寫」的特色。其他如明代糧船的顏色、道官的衣服、道眾出家的法定年齡、轎子的等級顏色，均有所根據。不過，以小說體裁而言，仍不免損及小說的流暢性。

16 同上注，第二十六章。

基於以上例子，作家親力親為地去考證，教師若能參考此方式，對教學內容詳加查詢，融會內容，必能增強課堂的豐富性。

其他「武俠文學概論」的補充資料，尚附有課程中武俠作家的著作目錄、著作目錄封面、台灣戒嚴時期的武俠小說查禁目錄，為學生寫作業提供參考，且在溫習上課內容時可參照，增加閱讀的廣度。雖然補充資料與參考文獻主要是在課後閱讀，但可引發學生主動找尋資料的自主性。另外，還可邀請相關領域的學者為學生講演，活躍課堂氛圍。

ii. 媒體資料

可善用教學媒體，以增加教學的生動性與活潑性。本「武俠文學概論」採用如下數種媒體方式的輔助教學：

- 以簡報（PowerPoint）播放教學內容，使上課充滿變化。但我們要注意偶爾會有學生在燈光昏暗的狀態下昏昏欲睡，故要適時關閉簡報，改用書寫方式講課，以增加學生注意力。
- 放映影片，讓學生觀賞、分析由武俠小說著作所改編的電影，以增加印象，寓教於樂。
- 將課程內容製作成電子檔（PDF檔與Word檔）置於教師個人網站（blog），提供線上瀏覽與討論，並設置學生交報告的專區與留言板。教師可即時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學生亦可彼此觀摩與腦力激盪，成為有效的課外學習活動。然而，也要留意網路語境對學生文字表達方式的影響。¹⁷

17 如不自覺使用一些網路流行用語，或是因電腦輸入法的緣故，產生錯別字。這些情形在學生使用MSN（Microsoft Network）等工具交談時或許會有趣味性效果，然以網路作為一種傳播方式而言，文字的精確性不能因此損耗。因此若有學生使用不當字詞的情況出現，教師要適當作出指導和糾正。

具體而言，媒體教學的優點在於能以畫面感動學生，能讓學生暢所欲言。但是，文學教育中的聽、說、讀、寫，實互為表裏，文學課程終究需要語言文字作為表達媒介，所以，只有掌握了完整的邏輯和思緒整理，才能精確表達想法。口語訓練、文字的駕馭能力，尚需較長時間鍛鍊。故倘若一味追求新穎或不合適的媒體，將反客為主，會產生負面效果。鑒於此，筆者建議教師在教學媒體工具的選擇上，適時斟酌使用即可。畢竟媒體只是表現課程的形式之一，不必要使用媒體的課程，毋需勉強。傳統的黑板與白板上課方式，仍有其效果，不可冒然輕易廢除。

（四）教學方法

1. 教師的教學準備

教學準備包括課程資料的搜集、教師吸收與教學相關的學識和教學策略，教師掌握教學目標與內容間的連貫性，使教學活動獲得最佳的學習效果。具體包括以下方面：

（1）熟識教材，掌握教學內容

教師訂定教學流程與評分方式時，需對教學中基本概念有清楚的認知，知道如何推導與運用，這些均屬於掌握教學內容的過程。此外，教學主題均有其目標，教師亦必須清楚說明。

（2）掌握教學目標的要求與重點

教學過程中要學生學會甚麼（原理）、發展甚麼（智力、能力）、培養甚麼（習慣），這些皆需要教師懂得教學重點、目標與要求，方能實現教學目的。

如「武俠文學概論」要求學生完成多項作業，藉以讓學生有大量的書寫機會，訓練他們的寫作能力。另外，還要求學生在對「武俠文學」的認知上，能夠廣達地認識知名作家以外的其他武俠作家。

(3) 研發與運用合適的教學方法

每次教學應視實際情況來發展並變化，例如，如何提出問題、創造情境、引起學習動機、啟發思考等，以進一步營造出學生主動參與及回答的氛圍。

(4) 編寫並熟悉教案

準備課程時，經由進一步推敲後，將內容條理化地以文字呈現。熟悉教案的方法是通由想像將自己帶入課堂的情境中，使教案內容反映在教師腦海裏，且模擬如何教學，想像如何能使課堂講授內容直達學生內心。

在編寫教材方面，若不易尋得適用的資料，須自行編寫，會耗費較多的心力與時間；於教學時，亦需自行搜集適用的相關資料，編擬教案，充實教學內容，一方面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師亦可藉此充實自我。尤其為了能與學生進行完備的互動，教師必須保持研究學問的熱心，以提高學術水準。在教導學生的同時，亦要同步汲取新知識，永遠將前沿知識帶給同學，與此同時自己也取得了進步。

就教材的文言文與語體文選取方面，筆者仍選取部分武俠作家的文言文著作，其意義在於：儘管時代的進步日新月異，但文言文仍然是了解古人思想，以及熟悉文章體式和作法的參考途徑。因此，即便從語法來看，古今確已有所不同，但文言文仍然不可全然偏廢。再就學生的學習情況而言，語體文可自行研讀，文言文則猶需師長指點，因此教師授課時以語體文為主，文言文作舉例，如此應可二者兼得。

2. 教與學活動

同一個教學目標可透過多樣的活動來達成，此外，同一種教學活動可能達成多種教學目標。教與學活動的目的在於令學生達成教學目標，是一種經歷交互作用的過程。教學活動的設計須兼顧教學活動與學生活動。

(1) 教學方式

安排教學的活動與程序，若能按照既定的流程來實施，過程會較為平和而順暢，所以設計出一種一般的教學流程，避免跳脫，是有其必要性。

由於學生之間存在著學習差異，使用多元化的教學方法乃理想狀態。教學本為一種有目的、有計劃的教育實踐，在教學活動中選用適切的教學方法，更能有效地發揮教學手段。

「武俠文學概論」根據赫爾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所提出的五段式教學流程，期待學生在學習中，能取得一定的成效。¹⁸

i. 第一階段：預備階段

此階段旨在於教學剛開始時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例如，通過講述的方式介紹華人地區武俠文學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發展，可圖文並茂地提供當時武俠著作的封面，增加趣味性，並減少因時代而產生的隔閡感。

還可通過加強師生互動的方法引起學生學習動機，如：教師以發問了解學生的反應和理解程度。發問問題時可交叉使用講述和問答法，儘量以開放問題的方式來達到雙向式溝通，這就是所謂的「不

18 赫爾巴特著，李其龍譯：《教育學講授綱要》（台北：五南圖書有限公司，1991年）。

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上課時教師所提出的問題，不一定要立刻為學生作出解答，而是可以給予適當的暗示，如分析某些地方為何如此，用意何在，以逐漸引導學生能自行解答，而非被動接收答案。

顧及到有些學生可能不敢表達意見，在課堂中可適當採用點名的方式提問，或為學生提供提示，以鼓勵他們作答。例如，在2006學年度第二學期，筆者於聯合大學開設的「金庸、古龍、梁羽生武俠小說欣賞」研討班中，舉辦了「金庸武俠小說有獎徵答」，共出兩道題目，並有答案提示，以學期成績加分及贈書作為獎勵。以這種方式讓學生踴躍參與，師生彼此共同學習和成長。

「武俠文學概論」課還會在學期中觀賞兩次由武俠小說著作改編的電影，觀賞後，針對影片中與課程相關的內容提問，請學生作答。透過討論，學生即可對內容有概略認識。又或者教師可以講一個小故事或笑話來吸引學生的注意力。總之，進入課程的詳細說明前，需以綱要方式略加說明，以期產生通盤認識，進而提綱挈領掌握學習重心。此階段為教材的概略呈現，利用講解或圖表方式，勾勒出華人地區武俠文學發展時期的主要概況，使學生形成大體概念。

另外，還可設計口頭報告發表，讓學生主動積極參與，更透過此機會訓練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

ii. 第二階段：提醒階段

此階段以引導為主，幫助學生導入主題。教師主要對教材內容進行詳細說明，將主題內容與順序作有系統的組織，儘量舉例說明，並且告訴學生有哪些參考資料可到圖書館或上網搜尋。例如，要求學生細讀並深入比較同一時期的武俠作家及其著作的差異。具體內容的多寡則視乎教學時間的長短來定。

以一個學期的時間而論，「武俠文學概論」在課程性質上，仍必須形成一個有意義的整體，而不能因為是「概論」，便只講授一些零碎片段。然而，每個武俠文學發展階段的背景，均需耗費時間解說，在主題上的有效展開，實為一項挑戰。故在「導入主題」的教學上，筆者認為勢必要另闢蹊徑，規劃出另一種課程進行的方式，暫且將其概括為「以主題帶動閱讀」。簡言之，即先行選定主題，再依照主題來選取資料，設計內容。如此在學習上所橫跨的時間背景較長，能展示武俠文學發展的明顯變化，且討論的內容較為集中，前後可相互輝映。雖然因為時間的關係，學習的份量似乎稍為減輕，卻亦因為內容集中，減少了旁枝末節，反而更能提高效率。學生在過去修讀文學時，因為考試或其他緣故，需要一字一句地仔細詳讀，但在通識課的理念上，筆者認為「廣達而大略的了解」仍不失為學生在通識課學習中所可秉持的態度。（例證見附錄II）

iii. 第三階段：比較階段

此階段為「溫故知新」，學生找出課程的新舊觀念中彼此共同的成分。例如，「武俠文學概論」提及影響古龍與金庸寫作的時代背景。金庸的武俠小說曾因被質疑影射某些人物和思想而遭禁止在台灣出版，於是之後古龍在創作時，即避開對歷史朝代的描述，¹⁹卻因而開創出「雖無歷史，卻革新武俠」的「去歷史化」新局面。

iv. 第四階段：總括階段

經由新舊觀念經驗的比較與聯合，進而構成一個有具體系統的知識或概念。例如，華人地區武俠文學從萌芽期至衰微期，這期間的連

19 林保淳、葉洪生：《台灣武俠小說發展史》，頁360-376。

結，必須要熟知前因後果，方能連貫，才能透徹理解武俠文學的發展何以從熱潮期發展至退潮期。

武俠著作中，各種喜、怒、哀、樂情節，隨時可與現實的人生百態相對應，從中透視人類社會的各種現象，理解人生應有的價值。從文字觸動內心情感，達到情操的提升。

v. 第五階段：應用階段

此階段為將新得的知識或概念，去說明或解決另一個新問題。教師可通過安排指定的作業與練習，來完成此階段任務，令學生了解本單元與下一單元主題間的關係，並預先有所準備。故筆者認為此階段的教學方法亦可稱之為「自學輔導法」，讓學生通過寫作業來自行探詢問題和解答問題，例如，華人地區武俠文學在遇及衰退期後，是如何繼續發展武俠小說的新階段。

另一方面，由於要針對學生的作業評分，故遞交作業的時限要予以訂定。但一些與課程相關的問題，不一定限定於學期中或學期末立刻解決，而是可以無限期延長。因為資訊五花八門，隨時會衍生新思潮，解答亦非一成不變，故可補充或修改問題的解答，儘管課程結束，但學生仍可與教師切磋任何問題。

(2) 學習結果的評核方式

關於評分的標準，筆者認為作業亦為另一種形式的書面測驗，故「武俠文學概論」課程雖無筆試，但採取下列方式為評定分數的依據：

i. 先備知識測驗

聯合大學每學期初針對通識課程實施「先備知識測驗」，由授課教師出題，主要是測驗學生對修習的課程所具備的「基礎知識」，讓

教師了解學生的程度，並調整課程內容，亦讓學生在加選／退選階段評估是否適合修習此門課。接下來教師亦可實施「學習前、學習中、學習後」三階段的學習評量，適時對學習緩慢的學生加以補救，實現最有效率的教學。

以本「武俠文學概論」為例，「先備知識測驗」題目為：

1. 請舉出兩位以上你所知道的武俠作家姓名
2. 請舉出兩本以上你所知道的武俠著作書名

測驗結果顯示多數同學對武俠作家與著作的認知仍主要集中於金庸、古龍。故如前文所言，「武俠文學概論」的目標之一，即為讓學生認識更多的華人武俠文學作家。

ii. 口頭報告大綱

口頭報告，乃經一段時間的教學後，提供機會讓學生上台練習的「學習成果發表」，使學生了解平日學習是一種良好的習慣，而非在考試前才挑燈夜戰。

華文學習，需要培養閱讀、口語表達、寫作等能力與技巧。「武俠文學概論」要求學生把學期末遞交的報告作鋪陳綱要，且上台口頭發表，內容包括：如何完成此報告的主題、何以選擇此主題、將達到何種目標。詳細內容則在書面報告中作完整陳述，作為評分依據之一。

在口頭報告中，教師要掌握每位學生的練習成果，了解學生的個別差異，接受不同的進度與程度。在此過程中如發覺有學生對課程的某些環節不甚熟知，教師則需在上課時加強解說。

學生在發表學習成果時，教師可加以指導。學生的報告內容若有需要加強或補充處，可另行安排機會再發表。在進行過程中，教師倘

若發現報告內容有錯誤或待改進處，應適時給予評論、鼓勵與意見，協助學生發現錯誤、凸顯優點，以作更完備的表現。除了增強學生的自信心，亦可避免學生因害怕無法獲取理想成績或在有壓力的心情下作出有違品格的言行，例如作弊、要求他人代為撰寫作業等。教師應該愛護學生，關心他們的表現。學生在得到老師肯定與關懷的同時，能培植正向而光明的人生觀。

iii. 摘錄武俠小說佳句

摘錄武俠小說佳句，不僅可以學習作者的優秀詞彙，隨身攜帶、翻閱書卡，更可在將來撰述任何文章時參考、運用。

iv. 思考題與閱讀心得

思考題與閱讀心得的設置，是為了重視課程的延續性與啟發性，讓學生在課後消化並思考上課內容。若大量吸收了知識，卻在上課後停止思索，學習效果必然有限，或僅得暫時性成果。所以，除了課堂研讀，課後思考也有其必要性。這些思考毋需局限於書桌前，可以隨時隨地生活中與周遭的現實連結，使學生在生活中思考各種議題，落實課程的延續性，導引學生主動尋求答案。如「武俠文學概論」的一道思考題是這樣的：你認為武俠小說要如何改編成合乎原著的電影？

v. 作者與讀者的交流：金庸《雪山飛狐》結局改寫

金庸的《雪山飛狐》是「武俠文學概論」的必讀書目，雖屬「指定」，但為了讓學生體會到閱讀的重要，以及文化的意境與重要性，規定閱讀數本書籍是提升學生文學程度的基礎，身為人文類科的教師更加責無旁貸。

在《雪山飛狐》中，金庸製造了一個給讀者「當武俠小說作家」的機會，在結尾金庸寫道：

胡斐舉起樹刀，一招就能將他（苗人鳳）劈下岩去，但想起曾答應過苗若蘭，決不能傷她父親。然而若不劈他，容他將一招「提撩劍白鶴舒翅」使全了，自己非死不可，難道為了相饒對方，竟白白送了自己性命麼？

霎時之間，他心中轉過了千百個念頭：

這人曾害死自己父母，教自己一生孤苦，可是他豪氣干雲，是個大大的英雄豪傑，又是自己意中人的生父，按理這一刀不該劈將下去；但若不劈，自己決無活命之望，自己甫當壯年，豈肯便死？倘使殺了他吧，回頭怎能有臉去見苗若蘭？要是終生避開她不再相見，這一生活在世上，心中痛苦，生不如死。

那時胡斐萬分為難，實不知這一刀該當劈是不劈。他不願傷了對方，卻又不願賠上自己性命。

他若不是俠烈重義之士，這一刀自然劈了下去，更無躊躇。但一個人再慷慨豪邁，卻也不能輕易把自己性命送了。當此之際，要下這決斷實是千難萬難……

胡斐到底能不能平安歸來和她（苗若蘭）相會，他這一刀到底劈下去還是不劈？²⁰

金庸在該書後記中說：

「雪山飛狐」的結束是一個懸疑，沒有肯定的結局。到底胡斐這一刀劈下去呢還是不劈，讓讀者自行構想。²¹

即使多年來一直有讀者請金庸寫一個明確的結尾，但他仍認為要保留原狀，多一些想像的餘地，也是一種趣味。金庸自己亦想過多種不同

20 金庸：《雪山飛狐》（台北：遠流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頁243-245。

21 同上注，頁245。

的結尾。憑自身個性與對人性的看法和歷練，讓讀者自己當作者、寫結局，金庸著作令讀者達到一種精神上的享受。

讓學生自己當作者：「金庸換你做看看」，如此的作業，饒富樂趣。

另外，筆者在實施「無書面測驗」的評分方式時，曾考量過關於作業「是否可能抄襲」的問題。²²教師在教學的道義責任上，可向學生暗示：「老師非常樂意且希望知道各位同學『自己』的學習感想，這亦是讓老師成長的學習機會，老師願意與大家一同進步。」特別要注意的是，不要讓非人文系學生落入「我並非人文科系，所以語文能力不足」的挫折與迷思，甚至以抄襲的辦法來獲得老師的認可，以免阻礙他們的學習空間與發展。同時，教師要適時啟動回饋機制，評分雖是一種制式的形式（因為學生需要修足學分方能畢業），但只要學生已盡力完成作業，可不吝給予優良分數，當作鼓舞學生學習的動力；相反，若是學生屢教不改²³，教師應絕不寬貸地取消其學分，以維護學習的嚴謹性。

三、學生意見調查與學習結果

（一）意見調查

「武俠文學概論」在學期末，提出與課程相關的問題，請修課

22 人文科系的學生，因為長期大量接觸相關資料和訓練，文筆的表達才能確實較具優勢。修習通識課的學生，雖未必有人文相關背景，但是既然已進入高等教育的大學殿堂，必須提振自我約束力與品德修養。關於此點，身為人文教師的我們，不妨以包容的教學觀，來審查這些非人文科系學生的表現，或許他們的文學素養尚可持續進步，但勉勵學生在課堂以外的時間接近多方面知識，儲備將來進入社會的就業基礎和競爭力，落實通識教育的「全人」精神。如此一來，學生在歷經大學教育的人文通識課程訓練後，除了能培植一定程度的語文表達能力，亦可將學習的成果，設立一套「資料庫」，反省學習的得失。

23 假如學生有作業抄襲、上課經常缺席、未交作業、作業任意敷衍塞責等行爲，教師要主動了解學生的情形，以導師的身分主動與學生討論，讓他們有彌補的機會，然而，溝通後倘若學生依然我行我素，不重視自己的學習、不尊重老師等，即要作出適當處理。

學生作不計名的「李克式」²⁴問卷調查和「意見表」。調查所收集到的意見顯示多數同學認同本科目的設計（學生意見調查結果見附錄III）。不過，亦有同學反映，希望能介紹網路武俠作家。故筆者考慮下一回再開設此門課程時，將挑選數位網路武俠作家作重點介紹，並可先行於學期初調查學生所期待閱讀的武俠作家，作為課程調整的參考。

學生對評分方式也表達了以下意見：分量適中，重點在於「思」；建議老師可改為幾週遞交一次報告，這樣便不至於到學期末累積太多；常常要思考很久；思考題像是數篇字數不多但精緻的著作；口頭報告時會緊張。

遞交報告的期限，原則上為學期末。學生在表達心得的過程中，時間的蘊釀是決定報告質量的重要因素，故在整個學期的充裕時間下，大多數的同學均能仔細思索修課心得，且有同學認為「思考題」與生活息息相關而樂於沉思。

多數同學亦肯定網站交報告的模式，理由如便捷、新潮、學習檔案電子化（Electronic）等。但也有同學表示，往往會遲至期限最終日才「焚膏繼晷」寫報告。關於此點，必須提醒學生要維持自我意志力，筆者在平日上課時，亦會鼓勵學生，可以預先遞交部分已書寫完成的作業，「分批寫作業」將可適當減輕負荷。

關於口頭報告部分，少數同學會出現以下話語：「然後……那個……然後」、「我忘記了」。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學生心情緊張，另外，當學生將要有感而發時，要面對的是口語表達，「如何說」、「怎麼說」是大學問。因此，教師要懂得製造讓學生發言的機

24 「李克式量表」在1932年由李克（R. Likert）發明，是量度某一人群對某特定人、事、物的態度與看法的一種測量工具，為全球各種領域的問卷調查所廣泛使用。問卷中的問題多為敘述性語句，如筆者調查學生對「武俠文學概論」一科的看法時，曾在問卷中提出這樣的問題：「你同意本科目能幫助提高人文素養嗎？」問卷中的答案，則以「五點量表」的形式表達，即：1. 非常同意；2. 同意；3. 不確定；4. 不同意；5. 非常不同意。以此讓受測者選擇最合適或最接近自身情形的結果作答。

會，學生平時也要做好準備，可通過複習課程內容、與同學做口語練習等途徑，逐漸克服「不知如何表達」的障礙。

本課程雖無書面測驗，但由於有許多讓學生必須在學期中思考的問題，因此可謂整學期均在進行平日式書面測驗。

（二）學生學習成果分享：思考題

「思考題」與本科目其他的學習作業相同，無固定答案，且有異於考試的即席作答形式，可以讓學生隨時隨地蘊釀著回答的準備，或是同儕間可相互討論彼此的意見。在正式交作業之前，有隨時修訂作業內容的自由性，這破除了純粹「背誦知識」的局限。

「武俠文學概論」將武俠小說的創作作為講授重點，但「思考題」的目的在於「再學習，再創造」，學生由課堂講授和課後閱讀武俠小說，體會到文學所反映的美感，將這些感受投射到現實生活，養成欣賞與思考的能力，主動且自發性地涉獵、收集相關資料，增加知識，不斷學習、不斷成長，與現實生活中的所聞所見融和。

思考題的設計，主要依據與本課程相關或是延伸範圍的原則而訂定。同一個問題，因為每個人的生活背景與觸角有所區隔，看待同一件事物的視野，具不同見解，學生對武俠文學有批判亦有期待。誠如分析語言哲學家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言，「我的語言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界限思維。」²⁵而詮釋學者加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則認為，「語言彰顯了人類的有限，開啟了存有的無窮。」²⁶我們應該讓學生視探索為適當、抒發己身的感情、反省自己的

25 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著，尙志英譯：《哲學研究》（台北：桂冠出版社，1997年）。

26 加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學習經驗、建立對課程的理解。因此，這些思考題即使沒有肯定答案亦無所謂，我們應完全開放給學生發揮。（學生作業舉例見附錄IV）

閱讀與感受互為表裏，了解課程內容後，必須統整，才能成為自己的知識，尤其在當前，全世界的共同趨勢之一為「使用電腦」，大幅降低了寫作的機會，「武俠文學概論」規定學生撰寫大量報告（有字數下限，如每篇心得報告至少1,000字以上），亦是協助學生增加寫作的機會。雖令學生有「如期完成」的壓力，然為了讓學生養成寫作習慣，乃勢在必行。

檢視學生的報告內容（如思考題），固然驚喜學生具多樣性的探索眼界，然而在文辭的修飾上，仍不免有繼續改善的「潛力」，如附錄IV中所引學生作思考題的答案，曾有一些明顯的錯別字，筆者已幫助改正。在接下來的通識課教學與研討中，筆者仍需考慮如何才能令學生的語文能力更為精進，像是搜羅一些常見的錯別字資料供學生參考，並設定更多的必讀書目，讓學生欣賞佳作，令他們在潛移默化的學習中累積自己的文學實力。

四、結論

武俠小說是華人地區通俗小說的主流之一，擁有完整而豐富的發展歷史與過程，不僅作家、著作數量龐大，質量亦相當優秀，足以躋身於文學之列而不愧。因其所呈顯出來的特殊風貌——「武」與「俠」，吸引了無數讀者的視焦，成為一種普遍的文學形式。筆者開設通識人文領域的「武俠文學概論」科目，介紹華人地區武俠小說的重要發展時期及相應作家、著作，並積極展開各種相關研究。在整個世界趨於國際化的現狀中，武俠小說所獨具的特色，相信能引起全球學術

界重視。無論從文學、學術研究，或是社會、文化探討的角度出發，武俠小說都值得在大學殿堂上講授。

從「武俠文學概論」看文學通識課的展望，祈使文學通識課不局限於對傳統文學著作的欣賞，而是更能迎合學生興趣，讓他們有更多選擇性。筆者期待以下列方式繼續為通識課教學而努力：（一）組成教學研究群，溝通教學方式，改進教學成果；（二）建置「文學通識課檢定題庫」，客觀檢定學習華文的能力；（三）舉辦文學通識課教材、教法研討會，觀摩教學方法；（四）建構文學通識課教學網站，提供學習資訊、課外補充教材、問題與討論、習作交流、心得分享等內容。

筆者認為，教學的內容可根據時間、學生的程度與意見等各種因素來訂定，不需囿限於某些特定範圍；教師在教學的取材上，應擁有一定程度的決定權，因為每位教師的專長與特色，均不盡相同。文學通識課必須是一門長期進行的課程，教學與教材安排的方法林林總總，為了抉擇適合的教學方式，教師須時時進修，學習新的理念與方法。具體如下：

（一）教學與教材趣味化

以「武俠文學概論」為例，在講義中繪製插圖，令課程生動化、趣味化。此外，加入新聞時事與流行話題，學習亦能成為一種有意義和有樂趣的活動。

（二）教學策略多元化

教師要在教學過程中給學生提供多元學習的活動機會，這可通過討論、心得發表、提問等形式進行，學生在互動活動下，積累屬於自己的知識。另一方面，可適時運用媒體，令教學變得多樣性。

（三）教學人性化

要令學生有機會以自己的專長獲得肯定。健全的人格發展是學習的正確觀念。「武俠文學概論」所選擇的作家與著作，無論其內容或表達形式，均有可觀處。在跳脫分數的迷思後，期待學生能深入課程，啟迪善性，在人生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

在文學通識課的教學經驗與心得方面，筆者認為教學上若運用學生普遍使用的語言，是良好的溝通工具，如使用華文作為教學語言；在溝通過程中，以及在課程的編排上，必須能夠令學生覺得有興趣修習，而並非僅視其為一門枯燥的「必修課」，甚至產生心理壓力。是故，教師在華文課程開課的考量中，必須根據科目目標和學生的特性，使用各種資源和方法，讓學生主動學習並獲得知識。倘若能在客觀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嘗試調查學生想修習的科目內容，作為開課參考，這既能發揮提升學生華文能力的終極使命，又能令學生帶著真正「學習」的心情上課，必然可達至師生在教學間共同成長的意義與價值。

省思「武俠文學概論」一科的教學與研究，仍有俯拾皆是疏失，需待在下次教學中改進。筆者會自勉須日日新，實踐教學與研究雙軌進行的宗旨。教師當以身作則，成為學生的學習典範，讓通識教學不只限制於「教學生」，教師亦同時要「教自己」，方不致使通識教學的價值淪為空談。

參考書目

1. 「第四屆溫世仁武俠小說百萬大賞」網站，網址：〈<http://blog.pixnet.net/rss/rss20/wuxiatomor>〉，瀏覽日期：2008年2月7日。
2. 《台灣教育部九年一貫「國語文領域」研習手冊》，網址：〈teach.eje.edu.tw/9CC/textbook%20source/0725teach/study/language/02.DOC〉，瀏覽日期：2008年4月18日。
3. 中文大辭典編纂委員會編，《中文大辭典》，台北：中華文化研究所，1962-1968年。
4. 布洛克（Bullock, A.）著，董樂山譯，《西方人文主義傳統》，台北：究竟出版社，2000年。
5. 台灣華語文教學學會，《2006台灣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2006年。
6. 加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7. 吳自甦主編，《人文思想與人文教育》，台北：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3年。
8. 吳錦鳳、陳月靜，〈大學校院通識課程教學設計之行動研究——以普通心理學為例〉，《台北通識教育學報》，2006年，總第10期，頁1-25。
9. 李朵編寫，《通識博古今》，香港：世界出版社，2006年。
10. 李坤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材教法》，台北：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
11. 李曼麗，《通識教育：一種大學教育觀》，北京：清華大學，1999年。
12. 林保淳、葉洪生，《台灣武俠小說發展史》，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13. 林瑞榮，《課程與教學：教材教法》，台南：台南師範學院實習輔導處，1999年。
14. 林達森、范仲如，《「課程革新與教學創新」論文集》，台南：嘉南藥理科技大學教育學程中心，2001年。
15. 金庸，《金庸著作集（世紀新修版）》，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2006年。
16. 金庸，《雪山飛狐》，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17.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台北：學生書局，1978年。
18. 國立編譯館，《課程教材教法通論》，台北：國立編譯館，1982年。
19. 張燦輝，《人文與通識》，香港：突破出版社，1995年。
20. 陳尚蕙，〈多元文化教育課程設計之探討〉，《台北師說》，2006年，總第193期，頁24–27。
21. 陳墨，〈張徹電影及其陽剛美學〉，收入陳墨著，《中國武俠電影史》（台北：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頁147–161。
22. 雲中岳，《八荒龍蛇》，台北：四維出版社，1968年。
23. 黃政傑，《教材教法的問題與趨勢》，台北：師大書苑有限公司，1996年。
24. 楊三東，〈大學通識教育課程規劃與實施之檢討——以高雄醫學大學為例〉，《高雄高醫通識教育學報》，2006年第1期，頁19–32。
25. 葉洪生，〈文壇上的「異軍」——台灣武俠小說家瑣記〉，《台北文訊》，2001年，總第193期，頁47–61。
26. 葉德明，《華語文教學規範與理論基礎：華語文為第二語言教學芻議》，台北：師大書苑有限公司，2001年。

27. 鄒川雄，《通識教育與經典詮釋：一個教育社會學的反省》，嘉義：南華大學教社所，2006年。
28. 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著，尚志英譯，《哲學研究》，台北：桂冠出版社，1997年。
29. 赫爾巴特（Herbart）著，李其龍譯，《教育學講授綱要》（台北：五南圖書有限公司，1991年）。
30. 劉秀美，《五十年來的台灣通俗小說》，台北：文津出版社，2001年。
31. 鄭良偉，《台、華語的代詞、焦點與範圍》，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32. 賴慶芳，《通識中國文學》，香港：中華書局，2007年。
33. 謝文英，《通識教育：理論與實務》，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1年。

附錄 I. 科目內容大綱

1. 華人地區武俠創作萌芽期（1951–1960）

民國「舊派」與華人地區武俠小說發展初期；
「武俠先驅」郎紅浣；
報刊連載小說；
「武壇三劍客」：臥龍生、司馬翎、諸葛青雲；
梁羽生。

2. 華人地區武俠創作顛峰期（1961–1970）

華人地區社會與經濟狀況；
新派武俠革命家：古龍；
柳殘陽與雲中岳；
陸魚、秦紅。

3. 華人地區武俠創作退潮期（1971–1980）

媒體與武俠小說；
金庸風潮；
報刊評論下的武俠小說。

4. 華人地區武俠創作衰退期（1981–2000）

武俠作家封筆，後繼乏人；
從溫瑞安看「現代派與超新派」方向；
黃易：歷史結合科幻的武俠小說；
華人地區武俠展望。

附錄II. 「媒體與武俠小說」內容導入主題的方式

筆者在「武俠創作退潮期」，選取了三個主題作講述：媒體與武俠小說、金庸風潮，以及報刊評論下的武俠小說。茲以第一個主題「媒體與武俠小說」為例，說明本科目講授時「導入主題」的方式：

武俠小說的興旺發達，與電影、電視、網路等現代化傳媒的推波助瀾息息相關。上世紀五十年代起，台灣、香港的武打影片和電視劇連篇累牘，紛湧而出，其內容直觀，傳播迅速，有助於間接擴大武俠小說對社會的影響。

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為香港電影的鼎盛時代，其中武俠片功不可沒，此時亦正值中國內地文革的十年浩劫，以及台灣處於白色恐怖的戒嚴時期。香港武俠片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國片」的身分進入台灣，充斥著快意恩仇與馳騁想像的內容，不僅成為電影界的主流勢力，亦成為許多深感文化被局限的民眾在精神和心靈上的慰藉，令華人產生對武俠文化的憧憬。武俠電影導演張徹曾撰文說，「武俠片之風起雲湧，驚天動地，乃符合著『時代的要求』，反映著時代精神。」²⁷人們在動盪的時代，心理自然鬱結，武俠電影的俠義情操，易令人為之振奮。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台灣與香港，經濟逐漸復甦，休閒娛樂需求日增，廣播與電影媒體興起，帶動了新的文娛休閒方式，觀賞電影亦成為此時期廉價而普遍的生活方式之一。隨著「台灣之光」李安改編自王度盧著作的電影《臥虎藏龍》的公映，以及徐克、張藝謀等導演的多部武俠電影揚名全球，在在證明了武俠小說的可塑性。武俠小說從起步至蔚為風潮，多半得力於媒體。故可透過武俠小說與

27 轉引自陳墨：〈張徹電影及其陽剛美學〉，收入陳墨：《中國武俠電影史》（台北：風雲時代，1996年），頁48。

其他通俗媒體的相互影響，考察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這段時期的華人地區武俠小說。

通俗媒體泛指社會上傳播通俗文化的載體，這些載體有強大的傳播功能，儼然為主導社會娛樂休閒的重要關鍵。依其影響，先後有武俠電影、武俠廣播劇、武俠漫畫與電視劇等。武俠電影；武俠廣播；武俠漫畫；台灣布袋戲；電腦、網路、遊戲（如：黃易群俠傳 Online）；動畫、卡通。在講授這些傳播武俠文學的媒體之前，教師對於內容先應具備一幅「圖像」，再在此基礎上講解圖像中最適合學生學習的素材。

「媒體與武俠小說」的主題，能使學生獲得極大樂趣。二十一世紀為科技化社會，每個人經常有機會接觸媒體。但在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的華人社會，民眾接收資訊的主要來源，並無二十一世紀的多樣性選擇，當時經由媒體認識武俠小說，多數透過聽電台的「說書」，以及看生動的武俠漫畫。所以「媒體與武俠小說」的內容，應能引發學生對舊時代文化的興趣，遙想當年的華人閱讀生活，更可以此了解歷史。雖然在課程中解說電台與漫畫起源的時間有限，但對於認識某一特定時代下媒體所呈現的武俠小說，卻有極大的幫助。

有關媒體與武俠小說，仍然有許多細部內容可傳授。細部並非為了應付測驗的知識，亦非對一件事物的冗長描述，而是可讓人永留心中的場景，或是某一方面的細微描寫。在教學中，除了要精確達到課程的目標，亦要以簡約的時間講述輔助主題的細部內容。如同「媒體與武俠小說」的主題，在講到「武俠電影」部分時，即可聊聊一些拍攝武俠電影的導演，像改編古龍武俠小說的楚原，編金庸武俠小說的張徹，看看他們曾經導演過哪些深入人心的電影，特色為何，又如何在這短時間的電影中傳遞動輒數十萬字的武俠小說。

附錄III. 學生意見調查結果

問卷調查和「意見表」結果如下：

修課人數：50人，2人缺席；問卷發出：48份；有效問卷：48份。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不確定	同意	非常 同意
1. 課程規劃是適當的	0	0	2	7	39
2. 教學方式是適當的	0	0	1	6	41
3. 課程教材的難易度適中	0	0	2	7	39
4. 評分方式是合理的	0	0	3	4	41
5. 報告以網站或電郵遞交是恰當的	0	1	3	3	41
6. 報告分量是合理的	0	1	1	5	41
7. 這門課有助提升對文學通識課的學習興趣	0	1	2	3	42

附錄IV. 「思考題」學生作業舉例

問題一：你認為媒體或小說，哪一種方式最能表現武俠小說的特色，可舉例。

學生甲：我認為在這方面不能夠作比較，應該說，各有各的特色。因為對我們而言，經由媒體所傳遞的武俠小說，例如武俠電影，給我們建設上一個框架，其拍攝的技巧方面，給予我們一個較局限的思想，經由電影拍攝出的思考邏輯不像小說得由人們自己去揣摩想像。這是媒體之局限缺點。但另一方面，在媒體傳遞的武俠概念上，對我們來說，可說是較完整的。因為經由電影來傳遞武俠，可以間接導出基本的武俠理念。也就是說可以得到武俠之精髓，可以比較能夠看懂武俠作家所引領的武俠世界。當然，藉由媒體所傳遞的武俠概念，也是需要較好的電影劇本、腳本來拍攝，才能夠得到較佳的武俠小說特色。

學生乙：我覺得改編成電影會較有美感。電影比較注重具有表面張力的東西，比如說人物的語言、場景的設置等等，要求的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好菜，直接可以擺上餐桌，讓大家品味。小說注重的是表象背後的東西，是炒菜前在廚房裏剝蔥、剝蒜、菜和肉一起下鍋的過程。要看熱鬧場面得去看電影，要想細細琢磨背後的滋味就得看文本了。著作有成熟的敘事形態，著作寫好才會有完美的電影。

問題二：談談你對武俠小說今後發展方向的想法。

學生甲：武俠小說今後發展趨向，對現今社會來說，似乎拍攝武俠電影是一個主要的走向。由於現代社會是一個網路社會發達及電子媒體蓬勃發展的社會，在此背景下，紙本武俠世界，已經很少受當世接受。當然還是需要紙稿的武俠小說的存在，現在的趨勢則較傾向於藉由電影或者網路提供的資訊，引領武俠迷趨之若鶩，應該說現今武俠小說的走向，已經是由電影為主要的傳遞媒介。藉由電影的傳送，令武俠的特色展現於螢光幕前似乎也較為大眾所接受。例如周星馳的《功夫》等電影。比較可看出，現今的武俠小說，我想大概就是主要藉由電影的傳送，然後藉由網路媒體的迅速傳遞，進而傳遞、遠播武俠小說的特色電影，才能夠使武俠小說更有特色吧！

學生乙：發展武俠線上遊戲，造成風氣；辦活動EX: cosplay；多播武俠劇；請明星代言線上遊戲或演武俠劇的男女主角；架設專屬網站；於Yahoo首頁設置廣告；開一家專屬賣武俠小說及武俠用具的店；開武俠餐廳，服務生皆穿古裝；武俠遊樂園。

